文谷集 十一

行狀
祭文

文谷集卷之二十二目録

行狀 三首 附行蹟二首

文谷集卷之二十二

行狀 三首 附行蹟二首

青興君李公請謚行狀

公諱重老字鎭之姓李氏先世居北方當元季有諱之蘭自拔歸高麗從我 太祖爲開 國元勳 賜貫北青位門下侍中贊成事青海伯卒謚襄烈配享 太祖廟庭歷三世有諱淳禧 贈參議寔公高祖也曾祖諱挺傑 贈參判祖諱沃忠淸道兵馬節度使考諱麟奇同知中樞府事 贈左贊成號松溪有卓行姱節兼工詞翰爲士類所推重聘完山李氏監

察敬之女以萬曆丁丑生公自幼氣度異凡兒七歲
喪母哀毁如成人稍長日必蚤起灑掃居室曰不可
使塵土汚人松溪公奇愛之曰嗣吾祖者必此兒也
壬辰之亂盡室避寇山谷時土賊梗路所過剽殺衆
莫不危怖公年甫十六露刃直前諭以利害羣盜不
敢近見者壯而異之乙巳中武科薦授宣傳官在禁
廬嚴謹自持爲諸僚所憚戊申 宣廟上賓光海初
襲位密諭本兵選武士以待命公亦應選一日中官
急召公宣旨曰臨海君擅出外舍可亟拘禁又令急
捕河大謙盖光海忌臨海故黜于外而反以是搆罪

以眩羣聽大謙卽臨海妻黨而且以勇力聞遂鞫大
謙取服獄成勘勳有巨璿與公同閈者欲援公以證
己勞來說公自訟於朝公峻辭却之盖公耻與是勳
其意不專以不伐也己酉出補興陽縣監在邑五年
治績爲諸郡冠再蒙褒典柳夢寅土人也公惡其怙
縱斷治不饒爲其所陰中因事坐罷廢　毋論初起
賊臣爾瞻嗛奇自獻不附己自作匿名書以爲自獻
藉　西宮將爲難緘以紫錦囊潛授其客李守白投
之捕盜廳公時爲從事官得其書逆知凶計卽滅去
之居數日爾瞻使守白來諷公且嚇之曰此間必有

得凶書而匿之者公答曰或得或匿非他人所知得
非爾自爲耶守白怒歸報其語爾瞻又嗾都承旨韓
纘男招致公政院詰問其事公佯若不省纘男大喝
以迫之公徐應曰匿名書毋得傳說　國有常法今
日之問非意所及也纘男不敢復問由是姦黨大銜
公丁巳爲訓局郎用勞陞通政明年朝廷憂西警聚
舟師於京江配以輦下砲手數百名以公爲亞將時
　母后幽辱已極而諸賊筠闖大珩等凶謀益肆欲
因除夕逐儺入　西宮以行大逆公刺知之奮謂具
綾川仁垕錦南君鄭忠信曰今　慈聖危在呼吸爲

臣子者其忍袖手恝視耶遂約日剪除三賊議既定會三賊自敗誅乃已公痛 王室將亡與平城申公景禛綾城具公宏結爲義交密謀匡復朴承宗疑之因事齮齕公辭免舟師將辛酉拜伊川府使時土木大興且有間左之戍所在繹騷公靜以撫之一境晏然既去而追思碑之癸亥三月領手下兵與長湍府使李曙會于西郊隨義旅入城以召募大將承 命衛 闕俄拜忠淸道兵馬節度使未赴移江華府尹以保障之重也時安置光海父子于江都公將行 仁祖召公前密諭曰卿知卿先祖所以事我 太祖

乎對曰臣嘗聞之 上曰卿宜念哉君臣之間貴相
知心善遇廢人以安其心公拜謝之任待光海禮敬
備至其始也光海自存形跡凡食物之入輒使人先
嘗旣久而乃釋然感悅焉後李相聖求金公起宗相
繼爲尹一遵公成規亟稱之曰 聖上知臣之明李
某體 國之忠可謂兩得之矣是年夏廢世子祬穴
地跳出言者以防禁不嚴論公下理已見原還任冬
策勳二等 賜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之號超授嘉
義大夫封靑興君兼都摠府副摠管訓鍊院都正捕
盜大將明年正月李适反于西邊變書至 上亟召

諸臣問計皆云賊鋒精銳不可當宜據險乘弊而擊之公進曰方今　邦命甫新人心未定而逆豎握重兵向　闕幸亂之徒表裏交煽一路列鎮無可以相抗者賊雖遠來何弊之可乘哉莫如開陳逆順以曉賊黨而鞠旅迎擊以挫凶鋒無使深入而難制爲計之得也是夜拜平安黃海兩道巡邊使大臣以輦下無宿將啓遞二十五日又有急報賊已過慈山由海西山郡直趨畿甸拜公京畿江原等道左防禦使劉屬京砲二百名畿邑束伍一百名以禦賊卽日　陛辭　特賜尚方鎧甲從　闕下行與右防禦使李聖

符俱陣楊州時體察副使李時發屯平山山城與副
元帥李曙號令錯出六日之內三令移陣而事已掣
肘矣至二月初四日副察檄左右防禦使守新溪石
嶺翌日又檄曰賊鋒已逼山城明日渡馬灘急移兵
守禦公激厲將士促向馬灘路而馬灘去石嶺一百
六十里路且險阻公馬上語李聖符曰師期只隔一
宵疾行則犯忌徐行則後時吾等竭力效死而已我
若退一步君以軍法從事君若退一步我亦如之及
到馬灘乃初六日昧爽也平山府使李廓延安府使
李寅慶已陣灘上而豐川府使朴榮臣甕津縣令尹

廷俊亦來會副察使軍官李師朱以兵四十名自山
城來助戰公急下令與李聖符合陣以應延平兩邑
之軍日出賊由間路分兵襲延平軍廓寅慶未交鋒
而奔潰於是賊适與明璉悉其精銳爲左右翼直犯
防禦陣兩防禦所將本皆烏合之卒數不滿千而又
遠馳飢困及見廓等敗北氣益沮公方申令堅陣而
賊已乘勝進薄圍官軍數匝砲丸雨下彼此衆寡懸
絕事無可爲者公督諸將搏戰手奪鐵椎殺賊七人
自赴水李聖符等六人並死之賊將守白嘗以投書
時事銜公次骨至是爲适腹心欲以徼功乃逞憾於

公屍事聞 上震悼特賜棺材喪需發夫造塋遣官致祭命贈兵曹判書月廩妻子以終三年自節日練祥之外常時賜予優渥至不可數乙丑春 上下教曰逆适之變將士畏縮列郡風靡李重老等獨以貫日之忠奮裹革之志不計强弱力戰而死其忠勇義烈千古罕有予嘗念之擊節稱嘆以如此忠烈其父尚在散地國家酬報之道豈可如是仍命陞同知公實職以慰泉下之魂後公之子文雄等刺守白於塗以報讐自詣理請法 上諒而赦之一時聳嘆 國家所以顯忠褒節者至是而無遺憾矣公爲人風神

儁爽器局弘毅平居莊重寡言笑雖値急遽擧止安
閒不失常度遇患難夷然順受不爲苟免計至臨機
應會奮發勇斷論事是非確然秉正不以威武利勢
有所奪也事親務悅其心無私財無專行油油翼翼
終日不去其側與仲兄敬愛深至兄旣早沒有一子
文柱貌甚肖每對之必涕出性恬靜不事交游不樂
名利不好飮酒博奕或聞古人嘉言善行輒歆悅而
想慕焉平生不營產業甁石屢空而處之晏如嘗曰
士旣許國當一心奉公切不可營私以此自勵亦以
此戒親友妻孥相對亦未嘗聞鄙瑣之語也嘗食有

異味輒不盡而徹曰人臣遭此多艱何可極口腹之養耶　反正之初逆家臧獲聽勳臣自擇而公獨不以經意　恩賜亭榭在江外三過其下不一登眺賜第之在城中者亦無所增飾也待人不置畦畛略細過喜施予惟於不善者惡之如蛇蝎李爾瞻與公有戚誼且居同里及其盜秉屢擬公邑宰欲得一謝而公竟不跡其門權倖爲子求婚嚴辭絶之昏朝時有一債帥以五百金賭得黃海兵使黃州故稱病鄉公心鄙之戲曰嘗聞藥有千金之方未聞病直五百金也其人大慚在興陽有禍家子弟坐謫其地人視

之若厲無敢近公愍其無辜曲加賙恤或以時忌止之而不爲動其急人之戹類如此志慮沈密公退未嘗言所聞於 朝者於人癸亥之謀雖一家至親不以輕洩後有問者則曰但看今日氣象而已他不須問也明於鑑識一見人立辨善惡嘗謂逆适尖頭蛇睛必凶人也在伊川有一人造庭自言新寓境下願得公文存護公諦視其面目卽命下獄曰此必獷悍賊也衆莫之信後數日有一老人來訴曰此乃我叛奴殺我稚子而逃者也公卽以出付殺之衆皆驚異以爲神公得年四十八始葬永平後遷抱川庫谷丙

向之原以仲子文偉叅從勳推　恩加贈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青興府院
君夫人東萊鄭氏右議政彦信之女有四男一女男
長文雄郡守次文偉武科兵使次文會次文俊俱縣
監女適牧使李河岳内外孫曾若干人公雖以櫜鞬
發身能服習家訓其器識操行自有大過人者至靖
社之舉使　宗國再安彝倫復叙其功固已偉矣
及其受　命討賊孤軍相遌不以强弱利鈍二其心
誓死血戰終以身殉而成其忠節豈不亦毅然烈丈
夫哉信可謂無愧　聖祖所褒矣謹据家狀論撰如

右以請易名之典

亡兒行狀

亡兒昌立字卓而母羅氏以崇禎後丙午八月二十二日生于漢師之北岳下天資英特儁邁神采秀朗勃勃露鋒穎而中實子諒愷悌兄弟凡六人兒最後生甚爲父母所鍾愛而自幼未見有嬌騃之態長益婉順父母時或訶責未嘗少有忤色事諸兄敬愛篤至不欲暫離每相聚諧笑以爲樂雖憂惱岑寂之中而聞其言則輒怡然也乙卯壽恒承 朝命南竄舉家隨之朗州時兒甫十歲能自跨驢捉鞭不假人扶

擺越千里獨馳無少難焉見者異之自八歲始受書而以其稚弱善病不甚程課及稍長隨諸兄講質文理漸開至十五六便發憤刻厲大肆力於文學孜孜呻佔夜以繼日其志不但在於應科目取聲利而已也所讀書不多而於詩經用力最專常諷誦玩繹如楚騷馬史古樂府李唐諸詩皆其所耽嗜浸淫者也是以其發於言論著於篇章者絕不蹈襲俗臼而其進方且未已間出遊黌庠所製屢居高等盖有日將之效矣兒時頗留意玩好至於狗馬花草之屬多所戀著既一意攻文則盡棄其舊好書史之外無復

貳適遇事勇往敢爲自幼凡有嬉戲經營衆所淹延
曠日者巳則一朝而就事無大小難昜志有所向則
不可以退屈也父兄病其輕銳嘗以卞急爲戒兒能
自知矯揉數年以來氣質幾乎頓變語默動止反徧
於緩慢視前若二人焉趣尚甚高一言一行必以雅
潔爲主唯恐或流於卑汚被服恥爲華美居處飮食
常取其苦淡聞人有厚德卓行或高才邃學有拔於
流俗則心欣然慕悅不翅自其口出也識解精透善
於致思常曰人而不細何事可做聞人之言亦必辨
析其當否心存而黙記故日知其所未知凡物情事

理靡不練熟其於文學上商確理會亦類是也於人況愛一以悃愊相待不置畛域至其心所傾向則然諾取予尤信而有情見人不學心甚悶憫必思善誘同歸里中有挑達之輩自其父兄不能羈束而徃以一言激之終使回心就學以此與之游者皆感而愛之其病也相與捐貲行禱其死也哭之甚慟如喪同氣至有加麻者數人焉兒幼時嘗患疹善醫者以為痘自後不復避忌至癸亥冬城內痘氣熾滿會　明聖大妃昇遐兒隨諸生朝夕臨　闕下成服日忽遘疾歸俄而痘大發猶未之信歷數日始辨其為真雖

醫治畢殫而已後時罔功竟以十二月二十六日不
救豈所謂人理之未盡是亦命也歟痛哉痛哉兒自
始病至其終不可爲首尾十五六自毒沴遍身危綴
不自持而父母有問則必怡聲詳對乃或起而拱跪
藥物雖甚苦口父母勸之則必爲之强進母素積年
沈痼悶其力疾護視每見輒問氣力如何又自隱嘆
曰吾何貽此憂也其愛親之誠至死眷眷有如此以
明年二月初八日葬于楊州治東栗北里新卜壬坐
丙向之原去先山不數里而近兒娶吏曹判書完山
李公敏叙之女無子只有一女我金系出安東高麗

太師諱宣平之後傳世七百餘年冠冕相承至我王
考文正公府君諱尚憲名位德業益大顯官至左議
政一世尊之曰淸陰先生我先考諱光爀同知中樞
府事 贈領議政兒之外祖曰海州牧使羅公星斗
安定望族也竊念兒未及弱冠而死其事行無所表
見而若其才與志則亦不無可觀使其少假之年必
能有所成就而顧乃坐其父罪釁夭閼至此其所痛
惜不特以父子之情也生旣不獲究其才而充其志
歿又浪浪無傳於後則豈不重可哀也願得大君子
一言之惠銘之墓石以爲不朽之圖玆敢抑哀泚筆

仰干於下執事伏惟憐而許之千萬幸甚兒於第三
兒昌翕委巳師事愛慕特深昆弟間相爲知巳昌翕
别爲傳以記兒志行本末玆並附納以備財擇

權知學諭高公請諡行狀

本貫全羅道長興府
曾祖諱雲文科刑曹佐郎 贈禮曹叅議
祖諱孟英文科司諫院大司諫 贈議政府左議
政
考諱敬命號霽峰文科壯元工曹叅議知製 教
贈議政府左贊成諡忠烈

公諱因厚字善建自號鶴峰高氏本出耽羅公之先世賜籍長興遂爲長興人忠烈公早以文章鳴世歷踐華顯中遭挫揠屈于時庸終以忠節大顯聘蔚山金氏副提學百鈞之女有丈夫子六人公其第二也以嘉靖辛酉生生而警慧絶倫三歲能識字六歲始學不煩師承日開月益又其志尚高遠與羣兒嬉戲設爲士相見禮揖讓周旋儼然中度長老見而異之及長承訓家庭篤厲操行旣娶婦家素饒財待公甚厚公於服用之華靡者一切屛去以儉素自飭惟硯硯書史夜以繼日丁丑中司馬年甫十七巳丑擢文

科朝議以公文學宜置翰苑湖堂爭欲尉薦之時忠烈公爲當路所忌因以並擠公黜補成均館權知學諭世共惜之壬辰倭寇大至列郡瓦解賊遂長驅北上莫有嬰其鋒者時湖南按臣聞變畏縮殊無意勤王忠烈公與公兄弟方屛居光州之舊里謀倡義赴難按臣得 朝命始領兵行到錦江聞 乘輿西幸京城且不守蒼黃罷陣而還一道人心益洶擾靡定及其再徵兵則衆皆疑懼所在逃匿忠烈公與朴公光玉奔走曉諭收拾本州潰卒使公及伯氏臨陂公分領至水原以付牧使權公慄仍欲西赴 行在

路梗不得進還到潭陽則忠烈公已建義旗爲大將矣公與臨陂公實從焉將移軍完山有一士人請曰吾有老母願許歸省追屬繼援將公奮曰彼可斬也人皆求去何以爲軍軍中爲之震慴其駐完山也忠烈公使公率麾下勇士設伏于鎭安茂朱之境以遏嶺南賊之侵犯者已而賊自茂朱還向嶺南忠烈公始整兵爲北上之計進次礪山乃移檄諸道以達于關西及抵湖西境又聞黃澗永同之賊踰入錦山勢益猖獗完山朝暮且急忠烈公與麾下諸人相議欲先擊錦山賊以救本道遂移兵珍山戰士就募者愈

衆於是部分將士以公爲前行至錦山與防禦使郭
嶸分營爲左右翼義兵先督戰麾賊兵于土城四面
攻圍之賊多死傷不敢出會日入官軍又不肯助戰
乃退師還陣翌日義兵與防禦軍並進戰未合賊空
壁而出先犯官軍防禦諸軍望風先潰義兵亦從而
潰忠烈公被賊鋒死之公常居前列卒勵武士及軍
潰下馬整其部伍欲復戰竟歿於陣中卽是年七月
初十日也南中士民聞之無不號泣相弔臨陂公乞
緇徒求得公屍以斂之歿已四十餘日顏色如生以
某年某月日葬于昌平縣壽谷里某向之原始宣

祖聞公父子之殁甚悼之命贈公禮曹叅議乙未又
命有司旌其門辛丑又因州人上請命建祠以祀忠
烈公而以公配賜額褒忠臨陂公自喪次起兵復讐
丁酉晉州城陷投江死之公之妹與從妹亦罵賊伏
劍而死忠烈公庶弟敬兄又與臨陂公同死世稱父
子死義必曰諸葛瞻卞成陽而若公一家五六人後
先併命父子兄弟俱以忠孝義烈著於世則豈非古
今之所鮮覯也公配李夫人監司薇之女有四男一
女男長傳霖次傳川文科掌令次傳楫生員次傳良
進士女適吳希一妾子一人傳梅三女長爲錦溪君

朴東亮妾次適叅奉張應鵬次爲叅議俞省曾妾內
外孫曾數十人公天資英爽志氣忼慨於世之榮辱
利害得失泊然無所動其心性至孝事忠烈公服勤
左右愛敬俱至忠烈公莅郡日公纔趨覲而李夫人
以病聞忠烈公不欲公即歸公亦不敢固請俄又有
急報忠烈公始趣公歸而疾已不可爲矣李夫人臨
終以諸幼爲託公哀之曰當爲兒小計不復置室服
除忠烈公欲令改娶公告之故忠烈公亦不之強焉
少時入庭試見其題乃公曾所私製者也嫌不肯書
呈有親友力勸公曰士子立身不可苟也其人又請

自用亦不許遂更構他文寫纔畢而時限已過矣有
權貴子見公作絕佳大惜之欲曲爲公地屢以爲言
公終不聽乃折其卷袖之而出人皆嘖嘖聳嘆公自
幼聰明强記讀書不過三遍終身不忘爲文詞華贍
捷敏壬辰書檄諸作非忠烈公手草則多出於公之
兄弟臨陂公擧公檄文中語以稱於人曰彼卽肆然
有魯連之蹈海今日尚矣冀田單之反齊以此推之
亦可驗其所存云其在軍中公以藐然一書生弓馬
非其素習而身冒矢石獨當一面未嘗見怖色恒言
今日之事雖殺身湛族不足爲悔方其起兵也忠烈

公自書姓名於衣上公亦如之盖以此爲異日求屍之證也公之死　國之志已決於初者此可見矣嗚呼以公之才之行旣策名登　朝使得乘時展布則經幄詞苑何所不宜其聲施之及於世者必不後一時諸名公而顧乃戹於時論不得一試之於論思撰述之地卒之遭時板蕩橫屍原隰以身之不幸而爲　國之光悲夫　仁祖朝以子傳川從勳累　贈公領議政至今　上丁卯湖南多士伏　闕上章備陳臨陂公及公事行請並　賜謚　上特許之事下太常公之玄孫應翼以其諸父兄之請屬余爲狀余

雖生晩於公父子素所慕用之深玆敢不揆陋拙謹
撫其家牒纂次如右以告于有司

觀海林公行蹟

公諱檜字公直錦湖公之從子也錦湖之弟曰吉秀
禮曹佐郎曰貞秀刑曹佐郎 贈左承旨承旨公聘
全義李氏縣令震男之女以嘉靖壬戌九月生公佐
郎公無嗣取而子之公生而儁偉異凡兒自能言便
解文字六歲始學讀書倍文聰敏絶人稍長詞藻日
進每就塲屋輒屈其曹偶一時諸名勝皆折輩行與
交壬午陞上庠癸未丁李夫人憂未練又遭 承旨公

喪喪未除佐郎公又不幸公七年持制如一日毁幾滅性服闋委禽于松江鄭相國之門始承旨公與松江約婚至是八年而竟成親兩家信義人皆嘆服癸巳所後妣曾夫人棄世時當寇難搶攘而送終之禮自盡無憾去喪奉家廟避地海西寓居首陽山下時松江既没時論亦大變公謝絶公車業棲遑鄉曲唯以酒賦自娛辛亥始登第以年滿五十例授成均館典籍羅州有金佑成者公素與同閈相狎親後見其黨惡逞凶痛絶之及公登第榮歸之日佑成以舊誼來賀公終不交一語自是佑成益銜之次骨日慫慂於

仁弘爾瞻輩謀所以中傷公者萬方公亦無意於世
復歸海西舊寓自號觀海相羊以自適癸丑復除典
籍以致祭官徃長淵會誣告獄大起爰書中有林浩
爲名者爾瞻以其字音與公名相近勸成罪案逮公
夫人及弱子得朋得朋年甫十四越法淫刑欲以取
誣服得朋終不服則又誘問其同游之兒而逮訊之
其兒亦不服而死公自長淵被收備受搒掠危綴幾
殊猶矻矻不少撓援筆置對曰林浩之浩字浩浩其
天之浩也林檜之檜字滿山松檜之檜也賊臣輩知
不可强服竄之邊遠公配梁山得朋配昆陽皆瘴癘

遠惡地也公與得朋間關跋涉猶背負父母神主以
行道路觀者莫不揮涕在謫十年至癸亥　改玉盡
還流放諸人公亦拜禮曹正郎轉軍器寺僉正朝議
將修南漢山城爲保障之地而牧守難其人申文貞
公欽首薦公爲廣州牧使廣本京輔巖邑且築城事
殷庶務草創公殫心規畫措置有方甲子春逆适與
兵叛國內震懼公鎭下無管轄軍兵空拳奮義討無
所施乃招集父老諭以大義得良兵數百而賊猝逼
京城　大駕南行公聞報夜馳出迎于果川則　大
駕已過矣公南望痛哭策馬追赴行復計之日令不

急防淺灘任賊長驅則凶鋒所及有不忍言者遂還
州境整頓部伍以爲遮截江灘之計是日賊敗於鞍
嶺獨與其腹心數百人已渡淺灘而南公以孤軍猝
然相遇於慶安驛橋邊一朝烏合之卒不戰而潰公
遂被執賊素服公氣節不敢遽加刃賊將韓明璉謂
适曰若釋此人必踵吾後不如速除以絕患适令降
倭捽公脅之使屈公厲聲罵曰 國家錄汝勳勞崇
汝爵秩汝何敢反汝何敢反恨不斬汝萬段何不速
殺我适大怒手劒以刺之公體無完膚猶口不絕罵
适益怒曰爾書生獨不聞顏杲卿之死乎卽斷舌以

至死二月十二日也死旣數日顔貌不變凜凜有生氣訃聞 行在 上驚悼亟命有司貤爵旌閭沿路護櫬以送以其年五月葬于順天治北毋后山乾坐之原公天資峻潔風岸抗爽尚氣義善談論篤於內行家庭之間孝友盡倫雖在遷謫中朝夕必展謁神主奉先之節未嘗有缺輕財好施脫然無所苟當析箸之日臧獲土田推與兄妹擇占而自取其薉瘠者睦愛宗族敎其才者而賙給其窮餓者多人所難及壬辰之難嶺南人有兄弟童丱而行乞者轉到錦城公處之門下育而誨之以至成就及公卒服心喪三

年公平生嫉惡如讐以此屢憎於人而不以禍福利
害易其守釋褐十四年立　朝歷歷三載昏朝所遭
固無論已至　中興之初以公俊才直節宜首被顯
擢而坐失當路意枳其仕塗逮其末終所成就卓卓
如此而猶尼於修郄者追褒之典終不過一階識者
重爲之慨惜焉公爲詩文邁逸婉麗絶去世俗鈎棘
之態藝苑諸公多推許之月沙李相國嘗令其二子
就公受業所著述盡軼於癸丑之禍只有謫中吟詠
及得於流傳者藏于家今以若干首抄刻以附於錦
湖集中公有二男長得悅文科壯元司諫院獻納次

得朋病瘇未娶而夭側出三男三女男得怡得懋得材得悅男三人長崎蚤歿次嶠叅奉次昝內外孫曾玄男女總若干人

亡女行蹟

亡女生於崇禎紀元之乙巳三月十七日壬戌母羅氏連舉七男而後始生女生有異質爲父母所鍾愛自幼已有純性至行父母尤愛重之十四歸李氏子涉以夫家有故未即行饋饗越一年庚申有娠至十二月初二日分娩而疾劇初四日遽沒得年甫十六越五日所生女亦不育明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李家

先兆完南相公墓下在衿川治西酉坐卯向之原埋其女於側我金本安東大姓高麗太師諱宣平之後我王考左議政文正公淸陰先生諱尚憲先考同知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諱光燦羅氏籍安定父星斗海州牧使祖萬甲嘉善叅議李出璿系完南諱厚源右議政忠貞公其孫士人山輝涉之父也竊念亡女有聰慧之性端秀之容高潔之趣沈遠之識通敏之才慈仁愛人之德孝友出天之行凡人之所謂德美者蓋無所不備焉此實內外族黨姻戚之所共見而通知者非父母昆弟之私言也其生世僅過中殤之

歲而所成就已如此此則可見其受於天者至厚而所以生之者非偶然矣雖其不幸而不得爲男子如使少假之年必能有以型範閨壼裨益風化與古所稱賢婦人者並耀於彤史而天之報施也亦宜享之以壽考福祿矣柰之何旣生矣而又驟奪之不得充其賦與之全旣嫁矣而不得上舅姑之堂以自見其德容言功之美旣字育矣而終不得保其一女並與血屬而殄滅無遺焉上天之意誠不可測知而父母之慟尚何以堪抑耶惟其性行之懿不忍使泯泯則必須託之文字以永其傳今其所以慰長逝者之魂而

生者亦得以少塞其悲者獨此而已昔程伯子銘其女澶娘稱其端厚溫良朱夫子亦自爲女已埋銘有婉慧孝友之云彼澶娘女已雖未知資性之如何而辛以大賢爲之父特賴其數語之識名永長存今以亡女具此衆美而爲其父者卽壽恒其人則雖欲有所稱述其言不足以信於今人況於百世之遠哉竊覩當世名尊德重所言必傳世行後者唯吾執事不以不佞之言爲不信而哀愍其情事者亦唯吾執事以一言之重而不朽吾亡女者非執事誰請哉第以悲苦病昏不暇譔次爲狀茲敢略暴腷臆如右而且

以條錄事實附記於後以備財擇非敢以鍾愛之私一毫溢辭以誣大君子公聽也伏乞恕察而矜許之不勝至禱

文谷集卷之二十二

文谷集卷之二十三目録

祭文十六首

祭文 十六首

祭羅遠而文

維己丑歲五月己未朔三十日戊子友人安東金壽恒謹以淸酌餠餌之奠哭于羅兄遠而之柩前而告之曰嗚呼痛哉兄何爲而遽至於斯耶宏厚之資何爲而不遠到耶刻苦之學何爲而不大成耶篤厲之志終無所展布耶孝友之行將不可復見耶堂有老親室有妻兒有兄有弟怡怡愉愉兄何爲舉而遺之若無所顧戀耶吾聞福善禍淫天道昭昭推斯理也

兄不當至於斯凡人之老而乃死理之常也而其間脩短或不齊者以稟氣之有厚薄也由是言之豈以兄豐完之質而若是其夭閼也於斯二者俱不得可諉之道兄何爲而遽至於斯耶嗚呼痛哉世旣下矣理亦昧矣善未必福淫未必禍回跖報施在古亦然則天之不可恃其已久矣無異乎兄之至於斯也然則宏厚之資其何由以遠到矣刻苦之學其何由以大成矣篤厲之志其終無所展布矣孝友之行其將不可復見矣有親而不得終養矣有兄弟而不得同老矣煢煢稚孀其無所仰望而爲生矣何天之不仁

一至此哉嗚呼痛哉惟兄和粹寬良全然德備對人
遇物不見町畦兄之爲質可謂美矣妙歲味道千里
從師窮探力踐如渴赴飮兄之於學可謂篤矣杜門
守約息交絶游睥睨名塲激昻今古兄之植志可謂
厲矣承顔婉色事親無違友于同氣如手如足兄之
制行可謂高矣一時儕流中求其皎皎自好文藝負
名者或不乏人欲求其眞純無僞表裏如一如吾兄
者擧一世而無二兄之爲人豈非不易得也是以平
日知舊之於吾兄莫不以遠大期待而至於吾兄之
自期待亦不比於常人孰謂一疾奄忽萬事皆空使

平日之所期待者歸諸虛地而無寸施耶知舊之慟惜有不暇言而使兄死而有知亦必飮恨於冥冥中也言之至此安得不腷抑而失聲也嗚呼痛哉兄之與我世誼也姻好也若其相知相愛之深則非由此二者也以其所契者存也兄不交友惟我是友我本寡合於兄則合兄惟知我我惟知兄我有疑必待兄而講兄有事必於我乎咨臭味不爽肝膽相照水淡金利未足以喻其交也自我秦贅與兄居于一第合爨而食對榻而處者盖于今五年所婆娑嬉遊不忍相捨一日不見如閱三秋跬步相阻若間山河兄嘗

謂他日卜居必無異閭庶幾畢身同歸以保此樂當
時之言猶在我耳而兄何爲一朝棄我而逝使我獨
立窮途倀倀而迷所之耶一日之間跬步之地尙恨
其離阻況此重泉千古之別宜如何爲懷耶嗚呼痛
哉存亡分矣日月邁矣舉目堂宇陳跡如掃有時惝
怳猶疑其非眞自不覺入其室披其帷而其人不在
矣我言誰譍我唱誰和閒宵淸晝誰與爲聊美景良
辰誰與爲歡觸境撫事心焉如割嗚呼痛哉最可痛
者兄之在世每勉我以古學望我以寡過自惟怠弛
之習安於暴棄雖不能有所振勵以副其啓掖切磋

之意而日用動靜之間亦不敢顛倒放縱者賴兄之警策也自兄之逝今未數月而環顧此身日就荒肆之域一言一行悔尤隨萌於是而益知向日麗澤之益思欲更聞其規箴而不可得矣此所以深哀隱慟愈久而愈不已者也嗚呼痛哉昔我有疾兄輒迎醫問藥爲之救護俾不至沈綿此雖在兄爲餘事而今日親友之間能如是者有幾人哉我有疾兄則如是而於兄之疾我不能如兄之致誠於我兄何負我我負兄耳況其逝也我不得執手以訣其引也我不得執紼以送幽冥之間負兄多矣今當窀穸之日若又

不得臨穴而盡哀則是我終負兄也匹馬深山崎嶇遠來者非爲兄耶兄何冥然而無聞嗒然而無語耶古詩所謂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豈知者誠死生悲咽處也嗚呼痛哉末路險巇知音者稀九原難作吾誰與歸回思舊遊杳然莫追百年牙絃從此絶矣一杯告訣涙枯腸裂文不盡言哭有餘悲心之痛矣曷有已時兄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痛哉尚饗

祭洪監司君實文

維辛丑歲三月庚戌朔十一日庚申友人吏曹參判金壽恒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哭于故觀察使洪公之

柩前而告之以文曰嗚呼哀哉惟靈蘭雪之操金玉
其表器惟夏瑚材則魯篠樂有賢舅人稱酷肖夙擅
藻思詞鋒清峭周庠甡英子年最妙從容養恬名達
才邵鵬圖一展鴻翼遐矯縱靶康莊如馳騕褭唐館
集賢漢庭待詔　法筵啓沃言必提要郎于選部列
宿增耀　賜暇蓬山地望縹緲令譽日升秉心轉小
顧我窾啓類瓠無窾菲材陋質衆所譏誚託予末契
肝膽相照剩馥心薰餘論耳剽聯趨銓席共沐鳳沼
我倡子和竊譬雙鳥約伴東湖於焉遊眺節屆清和
紅綠相繚泛彼蘭舟觴以清醥澄波拖練細鱗登釣

錯落觥籌縱橫詩料兩李若南同此吟嘯五子之遊
我輩復紹俯仰今古此會誠少勝事難常世故多嬈
子守于楊仍遷炎徼試之盤錯簡自廊廟明條布惠
頌騰氓獠陞畀藩鉞俾咸南嶠煦濡單赤民免流殍
睿獎特殊志慮彌劭一心報　國如日斯皦積勞
成瘁形敝神勩自我各天三閱歲杪鱗羽多滯別腸
屢繞洎子納節遭時集蓼銀臺並武淚血相吊愍子
病羸倦於昏曉謝事便醫謂可遄療藥石靡功危證
漸兆踵門不面我心則悼黃粱未熟玉樓催召以子
之賢豈其遽夭天高鬼惡九閽誰叫回殤跖壽此理

茫渺自子之逝月巳五朓音塵如昨典刑日杳對食忘餐寤擗有摽豈無牙絃誰是同調昔我來斯載色載笑今來何見素帷丹旐室如懸磬門掩荒藋老親在堂諸孤稚藐子獨胡忍萬緣都了子巳冥冥我自嗷嗷攻文告訣一酌其爵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牧使羅公墓文 癸卯

維癸卯歲十二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女壻吏曹判書金壽恒歸自西關謹具薄奠哭于外舅近故海州牧使羅公之墓而告之以文曰嗚呼痛哉我贅公門殆垂廿禩恩猶父子義則知巳百年心期矣以生死

詎意今日孤負恩義當公卽遠屬我銜委靷不相輙
窆不臨隧靈如不昧幾遲我還使車未復若堂已完
空山積雪此來爲誰手披荒草如夢如疑長號莫及
泉戶難開絶倫之行高世之才嶷嶷之表坦坦之度
歛之一木託此抔土理不可推善不可恃無階籲天
有淚徹地踽踽人間我將疇依日暮山阿慟哭而歸
單杯短詞豈洩我衷幽顯一理庶幾感通嗚呼痛哉
尙饗

祭青湖李公文

維丙午歲二月壬子朔二十六日丁丑安東後人金

壽恒謹以餠餌酒果之奠哭于故大宗伯靑湖李公之柩前而告之以文曰嗚呼哀哉昔我王父兄事沙翁沙翁之孫寔爲我公三世通家義視伯仲榮辱休戚靡不與共歷數先好非若而家禍敗衰替存者幾何或相落落惄若秦越甚至噎媢舍沙下石惟吾兩家久而罙敦迭唱同聲如箎於塤顧我懸弧後公釋褐年輩位望邈然遼絕公畜之弟不挾貴長隨事提誨亹亹傾嚮公佐兩銓我皆爲郎追陪後塵薰襲餘芳以我顓蒙過被奬拂繼踵文衡同升卿列我懼其驟公不嫌屈襟期罔間相對洞豁公餘造門倒屣欣

邂遇輒開樽歸必犯夜謝宅勝集秦樓好期文場酒
席無往不隨公於故舊曲有誠欵篤厚之風在古猶
罕我本疎率每歎難及被服之儉在公細節我常歆
仰取以爲則人獨何心巧肆簧舌萋斐成錦薏苡化
珠流丸不住孰爲𨻶臾我時封章冀槩公衷豈敢阿
私我實知公羣嘲衆訾任爾噂沓　聖鑑回燭尺霧
無跡世不舍公公已厭世遲回　京輦豈公素計人
或有言我不公疑望欝公輔所慨者時公自比年絕
去杯勺剛制之難儕友所服喜公克旺望公期頤天
不慭遺胡遽至斯聞公病亟就候于外公聞我至促

入面對笑言嘻嘻不爽平生我歸翌朝寄言丁寧謂有神扶遄報勿藥那知信宿奄成永隔八座之崇未究其蘊五旬之壽一何其短慟均同朝在我則偏世好盡矣疇與周旋顧瞻城東華屋依然阿戎泣血季方歸田觸目摧腸誰慰我悲靈車莫挽從此長辭哭有餘淚文不盡情相感者存庶歆我觥鳴呼哀哉尚饗

祭亡兒昌順文

鳴呼吾兒而至於斯耶其生也孰與之其死也孰奪之與之者何意而奪之者何理耶始何豐其賦而終

反嗇其壽耶余未知與奪豐嗇孰主張是而徒使余抱此無涯之戚耶嗚呼痛哉汝生而質美貌秀眉眼如畫警悟絶人柔順異凡兒愛父母特甚名之曰順所以志其實也凡孩提之董愛母甚於父而汝則愛余甚於汝母是以余之鍾愛在諸兒爲最摩挲撫玩不翅掌珠坐未嘗離膝臥未嘗離抱出入迎送未嘗不至門余或持被禁中更數日不出則思想形於色辭及其歸喜津津眉宇間追隨牽挽不忍少頃相舍也孰謂汝一朝棄我而先逝耶汝受氣淸弱無歲不經重病余與汝母常常憂之而然有所自諉於心者

意其屢危而屢甦者若有神明之所扶持又以爲汝
生質之美旣如許造物之意其或有在必不使夭閼
而止執此二者與汝毋相語而相慰矣孰謂平日之
所期望者竟歸剌謬而神明之理造化之意俱有所
不可測者耶嗚呼痛哉甲辰之春末兒先患痘幾危
得甦而汝又繼遘其病雖不至如末兒之危逆證情
亦頗不輕辛苦數十日僅占差路而余猝承　嚴譴
罷官蒼黃出江外俄聞　朝旨勿罷蹤跡益狼狽仍
屛伏郊圻以汝病裏戀余之苦也挈家出寓於廣陵
之屯湖閱月而又移果州之盤溪漁釣雞黍之會汝

輒隨之醫言汝痘後眞元未復他證易乘宜多用補益之劑而余方棲遑田野間無財力以繼藥餌且以汝形神稍完飲啜稍進猶不之深憂只試數貼藥而止矣豈其潛鎖暗鑠於中而人莫之覺積虛成病終至不可救之域耶嗚呼痛哉余自後六月困於水帝之鬼汝又傳其證屬余聞有奉使北路之 命黽勉趨 朝汝母攜汝亦隨還于京余先得瘳而汝病久益彌留余之委頓床席不省事者有日而及其少間又以待期已追治任於卒卒其於汝醫治救護之道不能盡其心而殫其方以致病根深痼藥力罔效此

余之尤所抱恨於無窮者也洎余戒程之日汝方寒熱交戰頁於女奴出門而送余行淚浥浥映睫余强爲慰撫而自不覺中心之悽傷也翌朝余自城東俶裝將發忽見汝追至女奴言汝竟夜思余不寐晨起促來云汝挽我衣我撫汝頂相視脉脉倏爾分攜余悵然上馬若有所失不忍更回首而顧汝也想汝送余獨歸之時亦必同余此懷也孰謂伊日之别終成永訣之痛耶嗚呼痛哉余自登途以來一念耿耿憂汝之病道途漸遠音問漸踈歷旬日始一聞在途得家書數三皆云汝病無減至九月初見汝伯嫂書始

報汝添患痢證僑寓問舍而親庭與汝毋書則不及焉蓋恐余在遠過慮而諱之也每得京信疑慮百端屢問汝病漠無所報余心之疑至此而滋益甚日夕焦熬方寸靡定一夜夢汝宛在余側羸悴大異常日見余似喜似戚有慘然之色余執汝手而語汝曰何太瘦耶汝欲對未對而余忽驚悟推枕起坐不見其處魄動心盡莫曉所以意謂汝久病未蘇無恠其羸悴而兩地思戀之極發於夢寐者自如此也今而思之余之此夢卽汝已死之後也汝則死而不昧能與我夢魂相接於關塞數千里之外而余乃邈焉不知

汝之存没猶言猶食自同恒人天乎寧有是耶嗚呼
痛哉余以十月之旬自咸原回程始聞汝訃焉蓋汝
之死在於八月而一家人諱之迨余將還而告之也
汝病既不得詳其證汝死又不得知其時生爲父子
汝若行路天乎寧有是哉汝常時有病甚厭湯劑而
余若强勸則輒飮不辭向汝之病也使余而在者及
時投藥猶可以自盡余心扶持依倚亦可以無傷汝
懷庶幾少延一日之命縱不能然汝之抱恨余之含
慟必不至如今日之甚也嗚呼痛哉余歸而聞之汝
於病革之後精神言語了了不少爽想汝臨絶幾思

余而幾呼余余旣不忍問汝毋而汝毋亦恐傷余之懷哽噎不忍言緘哀忍痛以至于今要之余死之後重會汝于泉下以吐此腷臆耳嗚呼痛哉以汝警敏之性和順之資豈其止於斯也良由余祿位太過履盛不止行負神明使汝替受禍罰而亦由余繫官于朝遠近不得自由疾病也不得相守以救醫藥也不得自盡其誠睽離之遠思戀之苦又有以傷汝心而並汝病終至於存汝不相聞使汝死目不瞑無窮之慟繆結而不解皆余之咎汝尚何辜言之至此尤不覺肝腸之寸裂也嗚呼痛哉汝自歿之歲始學千

字文能誦數十字琅然之聲若出金石又能拈筆作字窻壁間往往有點畫所誦書猶在散帙中手澤未沫嗚呼余尚忍見此哉案上圖書即汝之所嬉玩庭畔花卉即汝之所攀折孰謂平昔之所呵禁者今乃助余之哀而起余之懷耶余出而還每當入門怳然若見汝之出迎而舉目無所覩朝夕對食羣兒序坐忽忘汝之不在而錯呼汝名者數矣余於此尚忍爲懷耶嗚呼痛哉始余自北還也意欲直走汝塚以伸一慟而歸路聞末兒病急促駕入城未遂初計繼以憂故纏繞無暇抽身汝之墓草已宿而不能以余之

淚一灑其土想汝冥冥之中亦必有疑於余來之遲矣去歲七月汝之伯兄生子而旋失余始來哭汝塚仍瘞汝兄之子於其傍厥後秋夕再來哭焉時汝歿之期只隔兩日而迫於公冗忽忽徑還未能爲汝而少留前後之來每欲一寫出慟結之懷以洩余哀以慰汝魂而語不成文心與毫俱腐含思未抒歲已再閱余之負汝多矣今余求差祀官於橋山仍省先墓始操此文哭於汝之塚前侑杯而告之亦何能攄余懷之萬一也嗚呼痛哉我來誰迎我去誰留我哭誰止我言誰酬時羞飣盤芳醴盈觴皆汝所嗜胡不一

嘗爺孃在堂兄弟相隨寂寞荒山汝獨誰依林花萎謝露草離披節物回環汝歸何時此生有終此慟難窮汝尚有知歆余一巵嗚呼痛哉

祭李副學𡛟能文

維辛亥歲九月己酉朔十七日乙丑友人安東金壽恒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哭于近故副提學靜觀齋李公之靈筵而侑之以詞曰嗚呼兄之去世今已再閱朞矣陰陽推敓鑽燧改移其間人事之嬗變又不知其幾而顧吾之深哀至慟結於中心者愈久而愈不衰琅然金玉之音皎然鸞鵠之姿常如入吾耳而接

吾目盖無時而不思所謂日遠日忘者豈古人之我欺束縛簪紳有入無出則兄之勇退之風誰可追也沈酣醲豢醉生夢死則兄之介潔之操安可希也翻雲覆雨世態百變孰如兄之愛人信友一死生而去毛皮也蔑禮侮正俗論曰勝孰如兄之好善樂道出誠心而忘渴飢也吾所以慟之彌切思之不已者爲世道爲斯文夫豈直爲吾私也惟兄家承文獻之傳生禀絶異之資藹乎若芳蘭之茁芽也炯乎若良玉之無疵也蒐墳典爲園藪摘科第若頷髭循是而進平步雲霄赤幟騷壇亦可不勞而優爲孰知兄之超

然遐舉棄軒冕若唾洟又孰知兄之一洗綺紈之習攻苦食淡蕭然若一布韋也方兄之翺翔於木天之上清名華問世莫不推讓而至其所就之遠則未之或期洎兄之蟬蛻於埃壒之外高標逸軌世莫不欽聳而至其所存之深則未之或窺逮兄之委身斯學一變至道則闇然日章之實自有不可掩者一世之人莫不翕然稱服而至其所樂之專則雖號親愛兄者亦或未之盡知蓋由兄之天資近道卓識出倫故能妙契聖賢之旨自方寸而得師是固在古而罕儷豈今人之所庶幾諸老先生無不折輩行與交託以

吾道之重而新進後學仰爲型範幸其有所歸依兄
亦屛絕外慕早夜孳孳堅持勇往期以極高明而盡
精微卽其所已就者而觀之亦足警俗而範時如使
假兄之年究兄之志則出而格王澤民可以配事功
於皐夔退而立言垂訓可以接淵源於洛伊眼目所
窮脚力所到吾知其未可涯也胡然一疾遽至於斯
壽不及中身位不過賜緋之才之學未能造其極而
大其施彼獨何人皀然而鍾鼎甕飧而期頤倘所謂
天者不可諶而理者不可推耶唯其不泯之精神與
皓月而並輝留照於太極之亭靜觀之池徒使山翁

野老撫跡而掩涕興感而齎咨千秋萬世必有得兄之心事而三復遺詩者矣嗚呼痛哉我之於兄通家之交三世于玆實有兄弟之誼而又申之以潘楊之好我婦兄女兄甥我兒情分之篤由是而益彌矣然其所相與而相期者固不在此貴在勗之以道義照之以肝脾極其綢繆則如膠於漆同其倡和則若塤於篪雖華槁靜躁之或殊而淡然一心靡有磷緇兄則天放而優游我則乾沒而奔馳不翅壤蟲與黃鵠未嘗不挹清芬而忸怩我竊虛名冥升不止兄以書來必先之以戒懼繼之以箴規又常勉之以學問必

欲致我於至善之地俾免爲小人之歸雖我之志不立而才不逮不能副兄之厚責而然其服膺嘉訓顧何日而忘之昔我之剏鉅也兄每憂其不能扶持諷我以順變戒我以毁危豈謂冥然餘喘尚此苟全而兄乃棄我而先萎耶我之倦於仕久矣孤露以來益思遂其初衣兄旣卜築於芝洞之中我亦求田於兎溪之湄庶幾尋分山之宿約指暮景而相隨兄雖羸弱善病謂其靜養有年保攝得宜自可享清福而踰艾者是何平昔之所期盡歸謬盭而脩短之大數終有不可違者耶嗚呼痛哉兄之逝也我方守制堊室

殮不得憑棺而一慟窆不得臨穴而永辭寢門之淚無地可揮祥期奄周將撤靈帷回思舊遊已而已而豈無友朋知我者稀誰砭我愚誰質我疑踽踽危途逝將依誰奠此清酤歠此蕪詞言不盡情哭有餘悲相感者存庶歆一卮嗚呼痛哉尚饗

祭李叅判一卿 廷夔 文 癸丑

自公辭世墓草再宿我心之慟久而靡釋世路日狹俗習日壞沾沾翕翕競飾其外孰如我公裏襮如一進或乾沒退則內熱孰如我公枯菀無貳孝友之行敦睦之義好賢之誠樂善之實今焉已矣寧可復覩

廊廟之具竟屈衆望仁者之壽胡嗇遐享顧我顓蒙早忝追隨匪專姻好實託心期我事爲兄公許忘年銓省銀臺接武周旋聚散忻戚閱幾星霜往事森然念之愴悢昔公罹枉退遂初衣爰及能友惠好同歸每欽高躅卓乎難追上惜　朝端久隔羽儀下嘆索居莫資麗澤能友之逝我亡其質公來入洛少慰我思豈謂一疾奄忽至斯屈指交親晨星落落有懷莫展出門奚適當公卽遠屬我奔忙一言告訣亦有未遑追此祥期雞絮始陳行園有役酹又莫親寂寥短詞詎盡中情慚負平昔慟結幽明公如有知必能諒

我勿謂菲薄庶盡斯岂嗚呼哀哉尚饗

祭從子昌肅文

凡我子姪有若而人聰頴多藝汝最邁倫先祖名汝
尤翁字汝祝汝永年期汝遐武父母其順兄弟孔懷
平居婉愉未見過差摛藻揮翰煒然可稱旁通篆分
不劬而能癖於嗜古妙解名物蒐聚評隲樂忘饑渴
心無雜慮目無餘事表裏瑩澈遺外塵累之才之質
生不偶爾苗而不秀豈其天理嗚呼痛哉余屛于郊
屬汝沈綿盈盈一水不見半年及余歸洛汝疾已革
聞余之至促入相覿執手謂余面訣爲幸强欲慰譬

余淚已迸臨絕之音愈覺琅琅命短情長昔人所傷觀化不迷汝能委順念及于此生者何忍仰惟我伯喪明之慼俯憐汝婦崩城之哭觸境摧酸邪有忘時氷雪山阿汝往何之汝在階庭皎若玉樹胡然一夕埋彼厚土余迫出疆終負臨穴單杯送汝一慟腸絕嗚呼痛哉尚饗

祭伯舅文

維乙卯歲二月己丑朔二十日戊申甥姪議政府左議政金壽恒謹具酒果時羞之奠替遣子昌集敢告于舅氏近故麻田郡守金公之靈嗚呼哀哉我生未

齔奄失天只零丁孤苦育于外氏顧復恩勤祖妣是恃亦賴我舅撫視如子鴻縣板輿蟾江桑梓在處提挈愍念不置我姊我妹實同依倚繄我不天又喪祖妣我歸鯉庭于彼南紀聚散悲歡撫跡酸鼻重還京洛相對夢寐幸保餘生各愴往事唯公眷我靡替終始愛其所愛寔推孝思以我蒙騃叨竊名位慚非宅相敢云酷似榮有不逮痛纏隙駟公每見我既悲且喜渭陽之詠有味其旨瞻依託庇期以百禩公有美質寬夷和粹公有厚德子諒樂易於鄉長者在官循吏友悌之行睦婣之誼方之古人亦云無愧聽於衆

口曾莫有訾旣豐厥賦宜受其祉夙嬰奇禍闔門無
類子孑塊肉秘跡蕭寺翔陽麗霄究雪　恩貤無剥
不復可徵天理屈於郡邑雖嗇大施靡享期頤永綏
福履嗟嗟我舅胡止於此壽不稱德位不充器曼公
在麻有書我寄自云苟延歲又周癸在世何樂無復
生意辭甚愴楚見之疑異俄聞病亟遽以訃至追念
前言豈其自揣轉眄之頃萬事已矣墓草再宿儀刑
永閟余縻歎掌重遭踧蹇屏蟄江于弱水城市迫此
祥朞奠展靈凡後時之奠亦不親觶恨結幽明孤負
恩義綴文告情詎抒一二無涯之慟寄之雙淚嗚呼

哀哉尚饗

祭季妹文

維乙卯歲十一月乙酉朔某日干支季兄壽恒遠具時羞之奠使子昌協替告于舍妹淑人金氏之靈嗚呼我先妣凡舉八子丈夫子三人女子子五人汝於序爲最季先妣厄於産朝娩汝而夕不諱時惟伯姊纔施衿仲叔二姊俱未字伯仲二兄俱在毁齔吾與第四妹尤稚弱俱未離襁抱至今不省先妣容聲於髣髴嗚呼人之生也非母何恃而吾兄弟幼而見背其不天已甚矣況汝甫墮地而已失之命之奇釁孰

甚於斯先祖考懸汝呱呱孼託取而鞠之膝下又憐
汝娟秀異常鍾愛特甚以爲暮境眼前娛不翅若珠
之在掌也當祖考之幽雪窖也思戀汝不置屢發於
吟詠每寄書吾兄弟未嘗不訊汝無恙否也及祖考
東還爲汝擇對親見結褵之禮祖考之悅喜又特甚
至其啓手之際諄諄顧言亦無非眷眷乎汝也嗚呼
汝之於祖考顧復恩勤之德卽昊天莫酬則我祖考
之不得享期頤固吾子孫所共慟終身者而在汝豈
不益增其哀慕而益自傷其命之奇釁耶所幸佳耦
揚名雲路日闢琴瑟相友家道稍成意者天之所以

奇釁汝於前者將有以福汝壽汝於後也奈何汝鬒
方華而汝哭以晝煢煢然吊影歃血汝之終於奇釁
一至此哉然猶有所諉者三女旣長螟兒克類有婦
有壻亦旣抱孫庶幾天或以含飴稱觴之樂少慰汝
未亡之痛於晚景也孰謂汝未老而遽殞反使兒女
輩無所恃以爲生而吾兄弟之在世者抱此無涯之
慼耶天旣偏賦奇釁於汝之命而畢竟又靳汝之壽
夫以並育羣生之天奚獨不仁於汝此酷哉其亦異
矣其亦哀矣汝本羸脆善病自罹至慟柴削日加遂
嬰沈痼之疾然而乍歇乍劇淹延歲月未始以爲深

憂也屬余飲氷燕路往返歷數箇月其間睽離之感疾病之憂誠有耿耿縈懐者而亦豈料此別之爲長訣也歸到鴨江始聞汝訃於改歲之後我未反命而汝已卽遠旣未及撫屍而一慟又因繫官束制不得視汝棺之入于土幽明之間此恨曷極嗚呼孤露餘生唯同氣是依而仲叔二姊旣先後淪喪汝以最季而又奄忽至斯第四妹于歸鄉曲聞問亦不以時伯氏纔從西土歸將挈家入峽仲氏以貶逐之餘屛居郊圻獨伯姊在都而年令望七衰疾已甚余又獲譴禦魅于炎徼死者已矣生者亦落落各天如參商會

合渺然無期人而有情尚可以堪此耶彼父母俱存而兄弟無故者顧何人哉痛矣痛矣自余之自燕歸也久擬酹汝一觴以告余哀而荐丁　國憂終歲奔遑旋遭駭機竢　命江干入城未幾仍又受玦南來悲恨積中吞不得宣荏苒之頃再朞將周隔此嶺海之遠旣無由一哭於靈几之傍漬綿炙雞亦不得躬奠尤可痛矣北望腸摧有隕如瀉緘辭造哀哀不能文靈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朴令仲八文

維庚申歲三月庚寅朔二十九日戊午東峽病纍人

金壽恒謹具酒果時羞之奠遣子昌緝替告于近故
社稷令朴公之靈嗚呼哀哉鳳村德量鶴谷風流公
實其孫內外襲休仰惟兩公吾祖深契弟兄之好迄
玆三世我始見公乙酉之冬交臂雖晩目擊情逼俛
仰之頃寒暑卅易中間世故閱幾欣慼唯有一心各
保無斁年推公長爵愧我榮相對莫逆兩忘其形我
竄于南匹馬蒼黃豈無親友公獨遠將追及江干執
手戀戀嶺海雖阻書問無倦窮阨之際尤見交情洎
我東遷路穿圻坰斗酒相迎荷公勤厚何言巧違增
我窮糾春明鐵峽一宿可至公病我縶如隔弱水我

過半百公既望七餘年無幾萬念消歇尚冀重會少展契濶斯願未就胡遽長逝念公與我同門而贅果溪觀魚南巷呼盧酣歌歡謔靡不與俱屈指舊遊箇箇泉塗踽踽在世獨我與公公又至斯我痛曷窮天地籧廬人生泡幻位何崇卑壽何脩短盛衰哀樂亦理之常以公曠達無足悼傷顧此後死情何忍忘我病經月人鬼未分欲抒衷素語不成文遣子往奠替遆公行我酒公喜庶盡斯觥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女文

維歲次辛酉二月乙酉朔初四日戊子老父略具酒

果之奠哭于亡女之柩前而告之以文曰嗚呼天乎使吾生而吾女死也使吾女去我而吾抱無涯之戚也天乎痛哉豈以吾女而遽死也豈以吾女而遽去我也自汝之亡我心靡定恍恍惚惚如癡如夢旣襄而含矣旣歛而殯矣而猶未覺汝之巳死也日旣積矣月亦累矣歲且改新矣而猶未覺汝之巳去我也坐則如見其在傍也立則如見其隨後也待之如有徃而反也呼之如有聞其應也及至于今葬日旣卜祖載將發以汝永歸于窀穸矣今焉巳矣吾女眞死矣吾女眞去我矣天乎痛哉天乎痛哉生人之類短

折者固多而猶或有可諉者矣於汝之死則終不得一可諉者焉爲人父而喪失子女者亦何限而猶或有可慰者矣若吾之慟則終不得一可慰者焉此余所以抱恨於無窮觸境而難忍也天乎痛哉凡夭札之禍多由於疾病矣然汝病雖重不過産後多有之證而爲日未久雖使未易回蘇謂可以彌留時月豈意一夜之間猝至於難救之域哉況病或有類汝而生者矣亦或有重於汝而生者矣豈以汝而獨死於病哉此非可諉者矣脩短之限固係於運命矣姑汝之生也使日者推命皆云其吉及吾赴燕問簾肆之

善於卜者謂汝命不永期以三十有餘又有毋氣不
勝子生孕遞引災之語吾甚愕然置之不復省矣到
今發而視之所謂生孕引災其言果中矣而以汝之
年較其所推筭僅及其半使汝誠得三十之壽此之
今日豈曰其促亦未必當吾身而見之也何其言之
或驗或不驗耶此亦非可諉者矣人有貴賤必徵於
相貌矣貌美命薄女子爲甚而汝則雖姸秀絶倫而
德容具備韓昌黎所謂姿相豐端不見闕虧者汝實
有焉汝之諸兄亦略涉麻衣書以其術考之每稱汝
有貴相必能享福禄豈其相如彼之厚而其命如此

之薄哉此亦非可諉者矣人有吉凶必兆於夢寐矣汝之在娠也汝母夢日墮室中有老嫗坐其傍常以此爲汝老壽之徵及汝之病也汝母頻問吾夢兆好惡吾思之實無惡夢汝母言亦然以此相語而有所恃使汝而誠不幸豈其夢之有吉而無凶乎此亦非可諉者矣然疾病輕重難以明知夢卜相法涉於玄誕吾不敢盡諉於是也試以天理人事之不僭可徵者言之汝生而淸明粹美內外映徹無一點瑕纇聰慧特異一經耳目便不忘未數歲而動止應對已如成人見者莫不奇之亦莫不疑之余與汝母亦常憂

其不長也及其稍長則性度溫和氣象厚重孝順於父母友恭於兄弟待親黨撫婢使各盡其情欵至於矜恤貧乏不吝施予日用處事周詳完密綽有老成婦人之德昔之疑者皆賀其必壽且福而吾與汝母亦喜而不復憂也使仁壽善福之理不爽則非汝之壽且福而其誰哉此尤無可諉者矣若是則汝何爲而遽死耶汝何爲而遽去我耶吾今知之矣吾行負神明祿位太過使吾女替受其禍罰矣然豈以仁愛之天不降譴吾身而移怒於吾女若是其酷也此亦有不可測者矣天乎痛哉夫愛子之情何間於才不

才而然使汝資質未甚慧性行未甚良則吾之惜汝必不至此之切矣喪子之痛雖不以長幼爲別而然使汝襁褓而見夭髫齔而致殞則吾之哀汝必不至此之深矣若是則猶有可慰者而今不然矣重男輕女人之恒情而愛一女甚於男亦古人之所不免也汝母連擧七男而後始得汝汝資性之卓絶又如許族黨交賀閭巷豔傳有若稱慶於始生男之家則況爲父母之心其愛之重之何翅明珠之在掌哉吾與汝母晩暮娛悅只賴於汝而一朝遽失之若使吾又有一女如汝者留吾膝下則可忘汝之亡也若是則

猶有可慰者而今不然矣汝旣免於襁褓矣免於髫齔矣年踰於加笄矣禮成於合巹矣誠使汝有子有女與享其夫一日之榮德被於室家譽洽於門闌然後乃死則雖其未極耆耋之壽未終父母之養而豈至同歸於夭札薄命之倫哉若是則猶有可慰者而今不然矣汝旣不幸而至此血屬之遺于世者只有一女孩而墮地纔三日而汝亡汝亡纔六日而兒又化天乎天乎胡寧忍此兒之始生吾喜其眉目頗類汝汝病旣革使乳婢抱送汝舅家將媵汝之葬挈來吾家調保鞠養以期其成長使其兒在者雖不能承

汝後祀亦可以留代汝典刑也若是則猶有可慰者而今不然矣天乎天乎何其奪吾女之速而使我無一可慰者耶豈特無可慰者而已又使我有遺恨於無窮者矣天乎痛哉汝自始生至十歲生長　輦下隨父母對兄弟曾不知有分離之苦羈旅之困也乙卯之秋吾被譴逐盡室南遷海上歷四年而又移東峽汝常顧望京國思戀兄弟邑邑不自聊去歲夏初吾始蒙　環召家族會于舊第汝之喜幸若未始有也王都舊俗最重歲時兒女歡情尤惜除夕汝屈指殘臘猶恐來日之遲擬將與兄弟諸嫂擕蒱湯餠復

續噂昔之會以償向來契濶之嘆孰謂歲未窮而汝
先逝反以餽歲之餘饌奠汝柩前耶天乎天乎縱不
能延汝之壽曷不少假汝數年俾得飫籩豆飲酒之
燕耶此吾之恨也向吾之遷嶺海也汝諸兒一往一
來鮮能常聚唯汝長在吾左右日夕相對頓忘牢騷
之憂也吾自還京以來　朝家連有鞫獄晨入夜歸
率以爲常或至曠日不得歸家間或歸家客已盈座
應接不暇至於寢食亦廢其間入室而見汝面者無
幾日雖見而亦不能欵洽也吾每語汝反不如相守
於嶺海之外爲可樂也以今思之與汝睽離一日可

惜而緣我迫於職事致汝終歲積戀以至於斯此又吾之恨也汝氣禀過淸又早離母乳常患脾胃脆弱而猶不以爲深憂也自南遷以後食少而病多吾常憂之而亦不謂其眞元之大損也想汝以血氣未定之年飽經不伏習之水土炎癘蟲蛇之所侵毒風霜氷雪之所感觸有以潛銷暗鑠於中以爲今日之病根也微我之故汝豈至此此又吾之恨也去冬城裏瘡疹大行十無一瘳汝伯兄亦以此喪女以汝之未經此病也蒼黃奔避而汝母則以犯染於兒疹不敢與汝同寓各處他家吾亦新丁 國戚留在 闕下

久不得還家至閱旬日而後汝始與汝母會又浹旬而後吾始與汝會其間汝獨寄僑舍又當苦寒驚動危厲之餘冷落孤寂之中其所以受傷者必多矣徒念疹疫之有忌使汝由此而致病此又吾之恨也自汝懷妊每憂弱質難支而尚幸汝形神未甚損食飲未甚減產前數日得病頗苦既產而問之則心爽體輕未有顯著之證吾與汝母殊以爲幸也自其夜諸證發作遂至於欻迎醫非不廣而未有的見投藥非不多而未得對劑至於方藥之稱有奇效者靡不預蓄以待而眩於俗醫依違之言竟不及試用此又吾

之恨也汝病既不可爲吾與汝母不忍見其奄奄之狀走出于外汝促入求見不已吾則乍入而旋出汝母則終不復入見想汝自知其將絕欲有所言於父母者非一二而吞不不及宣遂成永隔長逝者魂魄必有隱痛於冥冥之中者矣此又吾之恨也汝之歿也兄弟適皆散處伯以痘忌留北洞仲以讀書棲禪房叔則舉家方寓龍華之谷汝於病中思見甚切屢發於言語其近者只在一城之內一舍之外遠亦不過宿舂之程而曾不料汝之奄忽至此不能使之來會病不得相扶以救歿不得相面以訣此又吾之恨也

女子生而有家孰無其願而吾之欲爲汝擇對者其心容有量哉汝年尚早而人事夙茂汝母又積年淹病自處以朝暮人求婚盖已久矣戊午冬始結親於完南相公之門幸得佳壻只以在鄉不卽見舅姑爲歎又因彼家有喪故遂至越三年而猶未行奠笄之禮以汝之美質純行生不得上舅姑之堂使其夫族觀汝之德容知汝之仁心而歿乃使舅姑夫族來哭汝天乎天乎寧有是哉此又吾之恨也死生之際夫孰無一二遺恨而幽明寃結豈復有如吾與汝者哉旣徃之恨終無可釋之日而況又有觸境難忍之痛

如刻如割者耶吾固已鍾愛于汝而汝之愛父母又特甚以汝兄弟之衆多服勤幹蠱豈少其人而男子則各有所業不能常在眼前敏兒又稚不任事獨汝晨昏不離吾側苛癢則抑搔疾痛則扶護隨事奉承咸適吾意吾每趨衙汝必著我以朝衣既退則又爲之脫之雖至深夜必坐以待吾至則必出戶而歡迎不欲少須臾違我也況汝母長在床蓐雖勉視家政而不能盡察其冗瑣諸子婦又各異居汝常闕汝母之病時其飢飽而勸進食飮候其寢興而調適寒溫凡出納米鹽酬應書牘指使臧獲以至紉縫澣濯汪

肴饌理盤槅之事汝皆任之夙夜不懈以能代汝母之勞矣今吾出而無復有衣我者矣歸而不復見汝之迎我矣汝母病臥而不復見汝之護寢饍矣出納酬應之際無復如汝之任其事代其勞者矣嗚呼此可忍耶汝之平日服飾留無所用珥珠用於飯含嫁衣用於襲歛此已不忍言而至如篋實奩具鞶帨櫛佩之屬並收以藏之冀汝兒之或育而傳付之矣今兒亦已矣既不可盡埋壙隧以犯禮家之戒又不可妄施佛僧以徼他生之福其將何所處耶唯當效王家之封篋而終吾身不復啓矣然而几硯杯圈之列

於室中者無非汝手澤之所存目擊心瞿肝腸寸裂嗚呼此可忍耶汝雖嫁而未經廟見歸葬女黨古禮則然矣而不惟吾先山地隘不受歸汝舅姑不欲處汝以未成婦將葬汝於其家塋魂氣則無不之也彼此何間焉況汝兒亦瘞在其側庶幾母子相依不恨其爲孤魂也葬後汝舅姑又欲反哭於其家此則余與汝母之心尤有所不忍者而第念汝嘗惡婦人之外夫家者其言猶在耳玆故忍痛而許之以循汝平素之志過了一兩月當移几筵于吾家以寓吾哀於朝夕之饋彼此之戀戀不能捨只在於一木主嗚呼

此可忍耶凡此情境無非人理之所難忍而猶言猶食迄保視息天乎天乎此何人哉余年六十少七衰謝已甚疾病已痼今而益無復生趣矣其亦幾何在世也昌黎之言曰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不悲者無窮期矣斯亦强言耳就使有知詎知其相隨以樂如在世之日也如其無知其所以無知豈不尤可悲也况未及無知之前尙何以堪此痛耶天乎天乎痛哉痛哉吾自喪汝宿患復劇纔成服而卽仆席久在人鬼關不得撫汝棺而哭汝寢者再閱月矣尙以汝殯在側心若有所依今汝將卽遠矣無可依矣吾

又繫官于 朝不得隨汝往以見汝之入地吾之負
汝多矣吾之痛至此益難忍矣想汝精靈亦必躊躇
反顧有不忍辭者矣天乎天乎痛哉痛哉吾不能先
汝死而乃反撰此酒食爲文以送汝天理人事外逆
極矣然終無一酌之酹一言之訣吾何忍爲也輟哭
叙哀語不能文汝若有知尚克聽之天乎天乎痛哉
痛哉

亡女生日祭文

維歲次辛酉三月甲寅朔十七日庚午老父以亡女
始生之日略具時果庶羞之奠來哭于靈筵而告之

曰嗚呼痛哉自汝之亡日月屢易我心之悲曷其有
釋陽春布澤冥凌畢浹枯卉回榮孩蟲振蟄凡厥羣
生靡不自樂奚汝之命一絕莫續追惟去冬仲氏赴
燕飲餞之席汝實與焉孰謂其還汝不及見人事之
變忽若轉眄萬里雖遠有往必返汝獨胡爲一去無
歸念汝几筵託在舅家終南岳北邈若天涯汝母卧
蓐望絕就哭余困鞅掌亦難頻往移返舊居夙計漸
稽朝夕之饋莫展我哀女子有行雖禮之常顧戀父
母情豈忍忘想汝善懷無間死生孤魂耿耿幾度暗
傷與言及此寸腸抽裂汝之始降寔惟此日每歲酒

食餉汝祝汝怡怡膝下兄弟共飫汝旣逝矣誰與爲歡强具時羞來設杯盤四時最好古稱暮春常喜汝生當此良辰謂永其享介爾眉壽胡忍于今酹汝春酒鮮膏甘膩餅餌馨香皆汝素嗜胡不一嘗娟娟在目視之無形琅琅在耳聽之無聲汝之有靈焉知在上我或有夢恍惚難詳此生有終此痛無闋一酹告哀淚盡聲竭嗚呼痛哉

祭僉知兄文

維歲次辛酉四月甲申朔二十九日壬子三從弟領議政壽恒謹以酒果餅餌之奠告訣于近故僉知中

樞府事金公之靈嗚呼哀哉惟我王考有五弟昆長公先生曰惟仙源精忠大節有旌其門承家襲訓公實冢孫行恭而慤質厚而溫弱冠志道師事文元學雖未究德則有薰才長于詩俊逸超羣屈志捧檄遂失騰騫分憂百里屢乘朱轓政戒鷙暴刑務平反仁聲廉操衆口同云暮年窮獨慟纏巴猿一室懸磬不繼饔飱仰惟先德宜後之蕃不幸零替甚至札昏鰥然靈光喜公獨存公於羣從序齒最尊以我少弟撫愛常敦我昔受玦南竄東奔離違顏色六閱寒暄悠悠嶺海實勞夢魂書問無替眷存良勤詩筒往復如

篪和塤去歲之夏我始蒙　恩生還　京輦再承晤言萬死風霜我鬢白紛公顏尚韶遇酒輒醺期公百歲相對欣欣瞻彼楓溪依舊林園擬趁新春奉袂開樽此計嗟空奄忽九原謝札夕返凶訃朝聞門闌寂寞萬事浮雲祖載日迫幽明路分冲襟和氣終不可諼公餘來奠語不成文一酌永辭淚盡聲吞嗚呼哀哉尚饗

亡女几筵移來後祭文

維辛酉歲七月壬子朔二十二日癸酉亡女李氏婦几筵自其舅家移返于舊居老父含哀强疾略設酒

果之奠哭以告之曰嗚呼痛哉汝之旣窆反哭夫家生未饋饗歿乃歸依人理慘毒此豈可忍追汝素志念汝遺恨不欲違汝舅姑之願期以數月旋移于此事故多乖迄玆淹延我縻官冗晨夕奔忙或曠弦朔莫伸一哀至痛貫心詎忘斯須相望貽阻邈若行路孤負恩情愧爲人父日月幾何奄踰半歲暑盡凉生時物變換觸境撫事增余摧割今日之夕始遷几筵就汝故室妥汝精魂兄弟具會家衆爭迎如徃而歸喜其戾止舉目尋求不見汝形在彼在此慟則無間想汝有知何以爲懷爺孃孔邇床簟宛然彷徨周覽

能不悲慰汝母力疾具此膳羞爲汝設奠務盡馨潔余方伏枕强起酹汝文以告哀哭不成聲汝其諒此尚克享之嗚呼痛哉

祭亡女墓文

維歲次辛酉十一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老父含哀忍痛來哭于亡女之墓而奠而告之曰嗚呼痛哉汝何爲而託體於斯耶吾何爲而來哭於斯耶死生哀樂之變雖曰靡常而此豈吾與汝之夢寐所嘗及者哉汝生時未嘗少須臾去我膝下一日不見如隔三秋跬步相離若曠千里今何棄絶慈愛冥然長臥於

荒山斷壠之側而反使白首老父扶病而來哭耶嗚
呼此豈汝之所欲哉天理人事誠有不可測者矣始
汝之葬也以余繫官于　朝且限於公格不克遂臨
壙之訣汝櫬之引而迭至江頭汝䰟之返而迎及郭
外此時此慟行路亦泣況余心事尚忍言哉轉眄之
頃光陰屢更練事旣過矣初朞且迫矣瞻望新阡只
隔一衣帶而尚不得躬展一哀父子恩情負負多矣
中心悲結曷有窮已今適獲蒙　恩暇歸省先墓于
楊山楊山之去衿陽道里雖稍左不以此此時乘便深
恐事故難期而卽我未死之前終無洩哀之日玆以

不避越例上章陳懇幸我　聖上矜愍情事特以言念慘然爲教許令安心往來　天恩所及感涕自迸使汝有知亦豈無慰幸於冥冥之中也然余之崎嶇跋涉不憚迂路者非爲汝耶顧戀遲回留過一宿者亦非爲汝耶余之心若將以見汝而相慰矣及其至也則所見者荒榛古木而不見汝娟秀端好之容矣所聞者悲風哀壑而不聞汝清琅和柔之音矣呼之而無覺也語之而無應也一丘雙塚毋子相依手撫目擊無非增余之慟則其何以少慰余懷耶其來也既無以自慰其去也尤有所難忍將起而復坐十步

而九顧者尚庶幾見汝而終莫之見矣使汝知余之來而有喜也則於余之歸亦豈不戚然以悲也然余來而汝胡不迎也余去而汝胡不送也汝喜汝悲而胡不使余知之也若是則余之來去果何爲耶自今以往唯此所聞見而增慟者著吾耳目結吾心曲將有益增其慟而不可忘者矣在彼在此余心之慟其將何時而可慰何地而可釋耶只竢吾死之日復與汝相隨於泉下而已然吾先山無餘地猶未卜歸骨之所他日葬地之與汝墓或遠或近姑未可知也吳季子之言曰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以理則誠

然矣然聚散離合遠近異勢卽幽顯何別焉況天理人事之所必然者亦皆顚倒舛錯則悠揚一氣之往來無間又詎知其不異於古所云耶此亦余之未能以自信而自慰者也嗚呼痛哉完南相公於汝舅祖也葬汝于其兆盖從夫家族位而今相公墓以其旁穴有水患方謀移窆大墓旣移則其子姪亦未必從葬若是則汝之魂當益孤矣念及於此我心如割不特此也汝墓旣同一山則安保其獨無災害也術人雖曰穴有高下此必無虞然地中之事難以臆度術人之言又何可必信也萬一有此則汝之體魄將不

得安矣此又余之且憂且疑日夜不自定者也凡此
所言汝皆聞知否其知不知余莫能知汝胡不入我
夢而告知以解此憂疑耶嗚呼痛哉三匝之號一盤
之奠擊地呼天萬事已矣徒將徹泉之淚留著宿草
而歸汝之墳土自此不復乾矣抑吾哀腸之未盡絕
者今而寸裂無餘矣顧此餌糕橘柚時節香美之羞
即汝慈病中所齋迭而皆汝之平日所喜嗜也諒此
父母之情庶幾一嘗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文谷集卷之二十三

文谷集卷之二十四目録

祭文 十三首

祭光城府院君金公文

社稷祈雨　親祭文四首

文谷集卷之二十四

祭文 十三首

祭亡兒文

維歲次甲子二月丁酉朔初八日甲辰亡子昌立之柩將引于塗歸葬于楊山之新麓以前三日辛丑其老父力疾忍哀略具酹豆之奠長嗥而告之曰嗚呼痛哉天之降割于我一何酷耶奪吾之女纔三更歲而今又奪吾兒若是其亟耶吾今年五十有六齒髮已衰祿位已極愆尤徒積於躬才德無補於國溘然歸盡不亦於理爲順於分爲足哉天而有憎惡

於我則胡不勦絕我之命而顧乃移禍於所鍾愛者使我形枵然而五內先蝕備受此楚毒耶汝與汝姊比歲而生在倫序最季吾常左提右挈均愛並育不翅若雙珠之在握也孰謂汝輩相繼棄我而逝使已斷之腸更無餘寸已枯之淚繼之以血耶嗚呼痛哉死生有命夫孰不知而命之爲理微妙紛錯先聖之所罕言於汝之死尤有反覆顛倒不可測者矣夫福善禍淫栽培傾覆天之道也而命以之賦焉汝之生也以其資則淸儁端秀以其心則子諒潔白以其才則英發敏詰以其志則果銳勤篤吾見其宜壽宜祿

而未見其宜夭椓也汝兄弟凡六人每謂异日顯而
達者必汝也而至於凶尼札昏之憂不曾以萌於心
曲也汝今至此所謂命與天道者將何所準的耶然
吾父子之私蔽於至情或疑其所見者妄而所期者
惑也自汝之歿無論一家内外宗戚以至里閈知舊
交游之輩其始聞之悼惜之不暇而相與錯愕疑惑
咸一口言夫夫也而遽不淑耶我伯氏寄吾書曰渠
之作人必不止此玉雪之容念之痛割至於宗黨知
舊之相慰者則其稱汝之辭曰清明遜悌也曰秀異
强剛也曰端容雅操也其所以哀之惜之者無非出

於中情而不假於外飾觀乎此則吾之所素期於汝者豈但以蔽愛於舐犢也若是則汝之命何爲其促也豈其薄於善而厚於惡卽天道之常而所謂仁壽福善亦聖賢欺人之說耶吾誠惝怳茫昧終莫能以究度也嗚呼痛哉汝之死也以痘疫夫痘之爲病恒人之所遍行亦未必皆死人而至於一人而再遘者則舉世之所未曾聞覩也豈汝之獨殊於人哉此誠理之所必無而思慮之所不及也汝之幼而發疹也朴醫振禧視之曰痘也朴醫素號聖於痘者世皆謂其辨驗之精不失一於千百吾以是信之如符契矣

豈其能驗於千百人而獨於汝一失耶痘雖曰厲虐
人或有終身謹避至老死無恙者則是其趨避猶可
容人力也向使汝不爲醫工所誤則避之容有可免
之理設或不然而未病可以盡心戒護旣病可以及
時醫藥尚安有貽恨死生至此之極也顧乃朦焉不
知禁戒之不愼攝養之乖宜使眞元先敗賊邪易襲
而方且身犯烈焰以蹈其不測是則人也非天也顧
何異於巖墻與桎梏耶汝之始病諸醫望見却走皆
以爲危惡而及其延過旬日證形稍變以至靨旣收
而痂且落矣則諸醫多動色相賀而柳醫瑞亦以爲

已入回春之域吾以此恃而不復憂矣數日之間遂至於欲挪之善醫痘人亦謂不下於朴醫則何獨於汝而見之錯也豈天故欲夭汝之命使俞扁之工而昏其神識耶天欲夭汝之命則已矣何其旣危而作安將吉而竟凶若以汝爲戲劇者耶嗚呼痛哉父母之於子愛之寧有厚薄而丈夫甚愛少子古人之所先獲吾之憐汝安得不然然汝自幼不作嬌騃之習吾亦以望汝之深期汝之遠不以憐愛而廢敎督也汝亦能知父母之心雖屢被訶責而不見其少有忤逆也曩吾纍遷自南而北汝之諸兄更迭來覲獨汝

與汝姊長留我側雖羈困牢騷之際而幸賴有汝輩得以破顔紓懷不知身之在窮阨也吾每出外汝輒隨我我亦不欲暫舍汝靈之岬寺孤山鐵之太華三瀑凡杖屨所之汝未嘗不躡吾蹻也及還京洛則汝之年齡漸長矣頭角漸大矣既勝冠矣既有室矣亦既高步黌庠而觀光塲屋矣吾之嘉愛日深企望日切常恐吾餘日無幾不及見汝之成立也孰謂事乃謬盭反使我舍汝而哭汝耶嗚呼痛哉汝幼而病弱吾雖授之書而不甚程督又緣卒卒公冗未遑課汝學而汝能奮發刻厲委巳於三哥將以大肆力於墳

典以究千古之業與同志諸秀營立齋塾日夜諷誦其中孜孜矻矻至忘寢食若其製作之美夌駕曹偶趣尚之高脫略流俗吾雖不暇檢校其所業而每聞汝兄之言謂汝日新而驟長吾始疑汝之非汝而及覩汝所爲句語則自不覺開我心而刮我目也然吾恐汝過劬生病常常戒其節愼而多汝之志亦不能以痛抑也豈其攻苦覃研之中疲精敝神以成病根而不自覺耶何天之賦汝以卓絶之才而獨不假其年而竟其志使汝飮恨而莫洩耶嗚呼痛哉去年秋季汝適江都臨行汝以歸期請我我諭以久留而汝

意則在速謂汝未嘗久離我膝下不堪思戀而然也吾之欲久留蓋以海國靜僻可以專精佔畢有勝於闤闠之紛汨也汝去之後得見數三書尺未幾而吾以侍藥憂遑閱月滯禁直久不聞汝消息至仲冬向晦始得歸家則汝纔還矣吾心喜慰不比他時且見汝頎碩詳雅比去時頓別吾與汝慈欣欣相語其喜尤可掬也厥後與汝僅二三見而吾又鎻禁直自此不復與汝款洽矣以今思之汝之請速還我之喜汝歸異於他時者豈其有前知冥會於今日之訣別耶嗚呼痛哉吾在藥院聞汝之病且聞汝憂我勞瘁求

見我甚切吾卽出而見之汝方困篤昏瞀而見我醒然失喜拱跪應對如平日及至於革而我勸之藥則雖甚苦而必盡服也汝慈宿病方苦而親救汝病汝病中憂之出於至誠每見必問氣力如何輒有悶傷之色汝之眷眷於父母如此其至則我今委身牀蓐去汝殯咫尺而汝何不一來省視汝慈氣息危綴幾絕者數矣汝何冥然長卧莫之顧念反貽此無涯之慼耶嗚呼痛哉汝婦仁心福相常謂其與汝偕老而宜汝之家室也今乃墨麻而晝哭使吾對此尚可以忍其慘刻耶汝之女生纔五朔而尚留汝婦家呱呱

者成長不可期而况吾人事莫保朝夕竢其成長其
亦邈矣然汝之血屬獨有此一塊肉當竢汝葬之畢
挈來于京裏迨我未死之前慰護汝婦保養汝女經
紀汝後事以寄吾之腷臆而已吾雖死而汝之諸兄
皆篤於友愛必能繼吾之志不絶汝嗣續免使汝狐
傷於冥漠也嗚呼痛哉汝之葬地以先山無餘麓又
不忍孤寄而無託遍求旁近幸得吉壤去先壠密邇
且有他穴可爲吾歸骨之所庶幾死而相隨以續人
世之樂也想汝魂魄亦必以此少慰而自安幽宅也
嗚呼痛哉庭列之卉木多汝手植也架插之圖籍皆

汝手澤也窓壁箱篋之間殘篇點墨太半汝之手蹟也目擊興哀無往不觸吾雖欲斯須忘汝顧何可得也日月幾何而汝之卽遠已迫矣昔也吾不曾暫舍汝而今獨委汝於荒山蔓草之中而吾不得隨往以見汝之就窀穸生憐死捐終古所悲誰謂父子恩情曾路人之不若也嘉實在籩淸酤盈勺此汝之所宜饗我者而我反以酹汝迆汝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聲有盡而淚則不竭辭有窮而慟則無閡汝若有知尚其歆格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祭亡兒墓文

維歲次甲子五月丙寅朔二十五日庚寅老父略具酒果餅餌之奠哭于亡子昌立之墓而告之曰嗚呼痛哉死生之嬗哀樂之變固理之常人所不免然孰如汝若是奄忽電火泡沫曾不容瞥英特之資清越之氣絕諳之才高邁之志乍露其奇旋閟影響束之一棺掩此重壤有父有母寔鍾其愛有兄五人相好以誨有婦配美室家之宜亦有友朋講劘書詩生人之樂莫過於斯胡遽棄捐無復留戀使汝至此夫豈汝願悠悠昊天此何人哉昔汝之窆屬值 國哀余拘公格計乖臨穴遄止東門莫挽其紼追寄句語以

告長訣豈惟余痛貫在心骨想汝魂㒐抱恨無極每念及此肝膈寸鑿今蒙　恩暇來掃先壠廹及半載始哭汝塚長呼莫應舉目無覿此地何地汝斯焉宅寂寥荒山狐兎之隣風榛雨莎助余酸辛惝怳然疑夢也非眞我來誰迎我去誰留去亦何忍留亦何求有聲徹天天則蒼蒼有淚徹地地亦茫茫天地有窮此慟曷旣嗟有舍哀以竟吾死死而從汝萬歲幽隧余心自期只此而已凡玆所言汝知不知如其有知庶擧斯巵嗚呼痛哉

祭青平尉沈公文

維歲次乙丑七月巳未朔初五日癸亥安東金壽恒
謹具清酌庶羞之奠遣子昌業敬祭于近故青平尉
沈公之靈嗚呼哀哉余始見公相國之庭愛公標致
玉峙蘭馨目擊莫逆爰託末契周旋門館義均昆弟
公不我鄙猥辱顧存余雖叨榮雀羅衡門金魚白馬
公實貴人孰云殊途年位兩忘禁廬聯直風雪其凉
秉燭傳觴輒卜其夜援毫賦詠有倡斯和隨 駕溫
泉接武環衛 行朝多暇冠劍齊會法醞綺饌需丐
君餘留連笑謔其樂無如今焉回想盛事難再轉
眄之頃奄踰廿載世故百變一心靡替余寘炎荒魑

魅是禦人之避遠鮮不若厲公獨眷眷問訊綢繆洎
遷于東以羣罷猱寂寥空谷聞跫猶喜誰謂仙驂惠
然戾止越險穿幽其意良勤薄雲之誼始見歲寒把
臂驚倒恍如夢寐開壺命酌慰我憔悴慨念時事愴
懷疇昔公泗我咷相視脉脉一宿爲別後期杳邈曾
未幾時我承　環召公來迎我此豈始料浮世滄桑
餘生遼鶴暮境追隨庶幾無斁我苦奔忙還往雖疎
遇輒輸寫悁鬱爲舒夏簟春杯每被牽挽邀我西園
永夕繾綣公邁晉卿我慚坡翁復續歡賞擬誒花紅
余本虛脆齒髮早零沈痾纏髓鞅掌勞形譬如膏火

自促熬煎其氣易竭詎能久延公年方盛少我一紀
淸閒優佚不受韁鎖鬒鬒手容曄如春敷謂公壽考
以膺天休事乃反此理不可究顧我於世非乏交友
疇克如公始終莫貳踽踽窮途無復知己嗟公文雅
實罕倫比脫略綺紈儒素自軌艱危之際益驗操履
今焉已矣寧可復得先墓之銘昔蒙公託含思未就
有負九原余雖不敏敢忘成言惟此腷臆公必鑒知
歲月遄邁倏迫祥期感時撫跡有淚盈臆余病在床
坐孤一哭使子代奠詎盡余情不昧者存庶擧斯觥
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兒墓文

維歲次乙丑九月戊午朔十七日甲戌老父略具酒果之奠來哭于亡兒之墓而告之以文曰嗚呼痛哉彼封之若堂者汝體魄所寄耶彼穹然前峙者汝名字所識耶有室廬以護汝兮胡不見其居止耶有僕隷以守汝兮胡不聞其指使耶以汝之奇才高志超一世而凌千古兮何直爲此埋沒耶以汝之愛親友兄不忍斯須之違遠兮今何恝焉而棄絕耶惟此日之此境豈平昔之所料謂夢也非眞兮何歷歲而無覺謂天之不仁兮何獨於汝而偏酷百爾所思卒莫

究測我心芒芒如狂如惑嗚呼痛哉自汝之窆墳草旣宿前歲維夏余始來哭雖衘結之少洩終委去而如遺奈官身之有繫勞寤寐於望思幸承　恩於省掃得再展其三號轉眄之頃日月滔滔紛節物之回換忽炎凉之代序當其未來若或見汝今旣來斯汝在何處呼不應兮哭不聞來莫迎兮去莫挽嘉羞美醑之前陳兮曾不下箸而擧盞徒令耳目之所接增余懷之摧割霜露旣降林壑蕭瑟山空夜靜四顧無隣念汝之獨處此兮魂孑孑而誰親風泉兮咽咽松月兮炯炯蟲吊哀於草根菊吐芳於巖徑當徂秋之

憭慄在恒人而易慼況至痛之貫髓卽何感之不觸吾之哀兮汝之寃徹穹壤而靡極知慰釋之無所但腸腐而肝蝕獨余心之所庶幾尚憧憧而在中死而相隨於泉路續至樂之融融不然結緣於來生爲父子於世世然天道人事之未免乖錯兮矧神理異說之可必冀顧余衰疾之已深迫桑榆之殘晷苟一朝而溘先哀與樂其俱空吾將哭汝之幾時期不悲於無窮嗚呼痛哉

祭貞明公主文

維歲次乙丑十月戊子朔十六日癸卯議政府領議

政金壽恒謹具清酌庶羞之奠敢告于近故貞明公
主之靈嗚呼哀哉惟靈資禀柔嘉德備肅雝祥開珠
褀　宣廟愛鍾嗟天不吊夙遭愍凶寃深海島禍符
金墉尺布斗粟誰與縫舂子孑孤影獨侍西宮十年
幽鎖飽經危恟　聖祖靖社　慈極重崇禮成鼇降
唐棣之穠和鳴鸞鳳協夢羆熊處豐如約一心敬恭
蘋蘩酒漿不怠饋饔神明所勞百福來同有蔚階庭
蘭桂成叢金魚舞絲八座秩宗瑤環瑜珥既秀且丰
扶床坐膝歡笑是供大耋康寧髮宣顏童閱歷　五
朝屬尊恩隆頻繁錫宴上尊黃封衣領獸錦膳送馳

峰賓筵冠冕法府歌鍾稱觴上壽長祝喬松猗歟盛事曠古罕逢維德之致寔自其躬先兆後笑佚樂考終天理孔昭孰云夢夢哀榮無憾高朗昭融芳猷垂永女史有彤顧予小子竊有深恫猥荷撫憐粤自稚蒙謂忝外屬救災恤窮升堂奉爵輒賜從容睦愛之仁感結心胸靈光頹矣何所瞻顯祖庭旣撤沁園將空薄具短詞詎盡微悰一酌永辭流涕無從嗚呼哀哉尚饗

亡女遷葬時祭文

維歲次乙丑五十一月丁巳朔初四日庚申亡女李氏

婦之柩自衿陽舊山遷于廣陵之新阡將以初九日攺窆前一日甲子其老父銜哀來哭略具酒果之奠告訣于柩前曰嗚呼慟哉汝之去我而逝倏已六閱禩矣雖使汝今而在者其踰古者女子應嫁之期厪一歲耳使余雖死於汝未沒之日而其年亦旣過半百而又加二矣乃汝之蘭心玉質已閟於泉壤無所尋其影響而余則頑然尚寄人世哭汝之未幾又哭汝弟備嘗無限慘毒常願溘先無知而不能得焉天理之舛錯人事之顚倒一至於此此曷故哉慟矣慟矣嗚呼辛酉之冬余往哭汝墓於衿陽時完南相公

之墓以其旁穴有瀸嚙之患方謀遷窆余爲文告汝以爲大墓若移汝不免爲孤魂而或有災害如旁墓則汝之體魄亦將不得安也以此憂疑怵惕曷嘗須臾忘于心也今春相公墓果移於廣陵新兆念汝獨留空山孑然無依我心慟割於是益甚而況汝旣無嗣續日後人事又難期荏苒遷延不能早爲之地則樵牧之不禁香火之無主而使汝魂魄永爲狐兎之隣矣興言及此此何可忍余意先定而不敢自決謀之汝舅家其意亦然遂剋期移葬于此聞啓墓之後舊穴地氣甚不佳附棺之物朽敗已多而今此新卜

之原厥土燥剛面勢平穩大勝於舊山術人之言亦
皆僉同堪輿家有言善人常得吉地以汝之純性至
行生旣不及食其報天故以是報汝於身後耶慟矣
慟矣嗚呼汝之窮天極地之寃我之貫心纏髓之痛
無地可慰無時可釋則在彼在此寧有異也只以塋
域之守護時節之饋奠不至孤絕無依則此勝於彼
也故余之必欲及余未死而汲汲焉是圖者也余所
以爲汝地者只在於此其情可謂戚矣慟矣慟矣嗚
呼汝之始葬以余繫官束制不得親見其入土慟結
至今今又不得自盡於右旋三號之禮則余之於汝

終未免爲不慈之父矣玆故越例陳懇幸蒙 聖上
特賜恩暇得遂臨壙之訣 聖眷所及存沒與有榮
矣不知汝亦以是自慰於冥冥中否也慟矣慟矣嗚
呼舊窆纔啓新隧復閉使汝乍見白日旋襲長夜其
始也如夢如疑卽汝娟娟之容欵欵之音若將復接
於耳目矣終焉閴然邈然無所聞覩而三寸之棺數
字之旌倏已收入於地中不可以復挽矣茫茫穹壤
永絶後期離訣之慟不翅初沒徒使余寸腸增其抽
裂而止耳慟矣慟矣嗚呼昔延陵季子葬其子而曰
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使

汝魂魄無所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其必隨我來歸無遠近之限也且我季姊之墓去此十里而近此山一岡之外卽我先府君外氏先壠也我楊山家塋亦隔江相望不過莽蒼之地也夫骨肉一氣其眷戀依著之情豈以幽顯有殊也汝母以遠父母兄弟自傷而尚亦永寧于斯丘也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尚饗

秀谷祠宇奉安祭文

天幸吾東大闡斯文石潭坡山屹然並尊麗澤所資淵源所通觀感興起本之則同猗歟峒隱生禀異質氷壺水鏡表裏瑩澈學務反躬行高範俗二賢是友

輔仁隣德切磋道義金利蘭薰同聲相應在家必聞
一世慕稱孺子林宗薦剡屢騰聲譽彌隆超然高蹈
威鳳冥鴻棲遲衡泌自樂其樂脫屣簪纓終守初服
遺風所及懦夫以立典刑雖逖芬徽可挹亦有滄江
代興嗣躅襲訓賢父曰惟風玉風玉之學早自得師
坡門一脉公實承之清修苦節往哲是程夙罹奇禍
銜恤忘生攀柏淚盡枕干痛深協贊義擧功利匪心
祿隱吏塗闤闠山林晩膺旌招介石弗渝貞操卓行
有之若無博識絕藝餘事不屑跡晦名彰孰爲儔匹
睠玆一鄉瞻依有素衣冠之藏杖屨攸憇俎豆不陳

吾黨之羞載營載度多士協謀揭虔妥靈日吉辰良
樽罍淨潔黍稷馨香享之自今其永無斁尚冀昭假
啓佑來學

祭昌碩文

維歲次丙寅閏四月甲寅朔二十九日壬午叔父文
谷翁略具酒果之奠使子昌翕告于庶姪昌碩之靈
嗚呼痛哉吾家不幸自十餘年來兄弟諸家夭札相
繼余又積殃速罰荐喪子女於數年之間肝摧腸蝕
無復生世之趣矣至于今日又見汝殞於非命不知
彼蒼何辜于吾家而降禍之酷一至此耶嗚呼痛哉

余曾有子與汝同年生而甫六歲而失之乃汝獨能成長既有室矣且有子矣年且駸駸向壯矣吾每對汝輒思吾兒一羨而一悲也孰謂汝又若是其奄忽也以汝而比吾兒則亦可謂永年矣若其横枉凶折之慘又是人世之所罕有此何可忍耶汝爲人慈良孝順家庭之間絕無驕悖浮薄之行平居未嘗有怨惡於人則夫豈有獲罪見怒於神明者而遘此奇禍不終其天年誠所謂理者不可推矣嗚呼痛哉汝之生也孤寄江干飽經飢寒而余不能盡其賙恤當其死也余方隨 駕泮宮汝之顚壓只在目前而坐視

而不能救死生恩義孤負多矣今汝即遠之期且迫
而余適臥病在床無由撫棺一訣又不得執爵躬奠
悠悠此痛曷有其極汝嘗從事於倉籀之書以嶧山
篆刻託余作帖以備取法而迄玆遷延未副也其書
尚在吾几案而汝則逝矣吾何忍寓目於斯耶今將
畀工粧纈置之汝靈筵以竢日後傳付汝子庶不負
平昔之成言也言至於此益增摧裂汝其知耶其不
知耶嗚呼痛哉尚饗

祭光城府院君金公萬基文

維歲次丁卯五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安東金壽恒

謹具酒果之奠告于近故領敦寧府事金公之靈嗚
呼哀哉天之所以予公者可謂厚矣器度才猷賦於
公者美矣名位福祿享於公者盛矣此固人所共見
而知之者而然公之飭躬修行始卒無玷不以器度
才猷自多而以能享名位福祿之盛則當世之人亦
鮮克知之矣公挺生大賢之門服襲詩禮之訓蚤孤
自立弱冠成名華問大闡莫之或先翺翔於臺閣出
入於　經幄必以獻替激揚爲己任則讜論正議士
友之所推服也及其歷試既多責任彌重以至掌邦
政而主詞盟周旋於廊廟館閣之上則訏謨文學

聖主之所眷嚮也迨夫尊爲國舅親聯肺腑依　日
月之際膺褒紀之　恩則祿位愈隆矣門闌愈大矣
公方且小心兢兢居寵若驚侈怢之習不作於內驕
矜之色不形於外其謙抑畏愼之德實同朝士大夫
之所慕稱也然此亦有不足以盡公者自　聖上嗣
服六七年來姦臣亂宗表裏構禍至於告　廟籍畆
之謀而極矣　國家之岌岌不翅若綴旒公處地最
危最爲羣小所忌身游於羿彀之中朝夕且不保而
乃能深憂長慮與一二同志密謀潛斡使俄頃之間
掃昏翳而揭白日　宗社轉危而爲安士林出死而

入生其勳伐之巍卓忠誠之至到誠可謂曠絶古今矣然公不自滿假退然若無能事變旣定憂虞稍弛則輒卽力辭兵柄視若脫屣復尋初服超然於功名之外此又可見其所守之確加於人一等矣公之終始所成就有如此則其得名位福祿之享何莫非公之所自致而亦可謂不負天之賦予矣所可恨者以公宏遠之器局於邦制不得升公輔之位以公完厚之質厄於疢疾不得躋耆耋之壽以公出天之誠孝貽戚於大夫人而不得卒其志物之養此實人事之不能無憾而天理之有不可推者也抑又有所深慟

而不已者　國勢日益孤危世道日益壞亂顧瞻朝端靡所倚仗而淸台旣沒公今又逝使我　聖主無復有心膂之託天奪棟梁之諭誠有掩泣而不忍讀者矣雖欲百身以贖而何可得也痛哉痛哉若余之於公則有四世通家之好有　三朝共貞之義枯菀或殊而繾綣靡替齒舌百紛而心肝兩照今焉已矣萬事一空踽踽危途更何所適從耶攻文寫哀辭短情長一觴告訣淚如河傾嗚呼哀哉尚饗

社稷祈雨　親祭文

維國有社繄良是依庇良保國實神所尸良枯國顛

神亦靡託耻予凉德猥當司牧獲戾神人致玆旱魃方春極無越夏彌酷節迫西成萬穀卒痒罪實在予何辜彼氓省愆自責奚止六事以身代犧請命壇壝病未將禮誠則罔間願賜甘澍一洗亢暵

右國社

維神載物配天無疆德厚資生功著化光自予忝位庶徵多咎徂玆秋旱五種不遂田疇龜坼黎庶魚喁溝壑將迫粢盛曷供罪在一人宜受神罰良實天氓胡忍殄滅心如焚灼身忘恫瘝肅齋蠲潔祗詣封壇誠切黙禱禮愧不躬一霈千里庶幾感通

右后土氏

誕惟明神職司民食惠我康年靈應靡忒云何今日民罹荐凶二極爲災瘨我三農嗟玆蘊隆又當成熟秀而不實耕者何穫勦民之天豈神所欲獲罪于神咎在不穀內省愧慄如淵如谷啓居不遑疢疾敢恤躬詣壇墠替薦圭幣顧鑑微誠遄降大霈

右國稷

於赫厥靈粒我烝民澤流永世邦有常禋民之孔棘匪神曷叩閔玆恒暘未獲神祐夏播不時秋熟又愆禍急燃眉邦本將顛由予不辟自速災孽寧丁我躬

哀彼煢子言或不誠神必鑑臨責已虔禱敢效桑林
有疾攝事實以躬請庶軫羣枯亟垂靈貺

右后稷氏

文谷集卷之二十四

論[illegible]文

十